

《黑神话：悟空》带火的陕北说书

□ 曾德超



人在陕北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可窥见说书人对陕北民众的教化功能。

2006年，陕北说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说书是渊源深厚的说的艺术。

“说是骨头唱是肉”，同其他说书形式相似，陕北说书的内核在于“说”。由于说书艺人流动性比较大，在行走的过程中见多识广，各地的家长里短、奇闻趣谈、朝政大事等等，都是说书艺人的好素材，所谓看山说山，看水说水，看人说人，说书艺人能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将经典传奇、百姓故事，甚至生活哲理等活灵活现地说出来。对广大听众而言，这些逸闻趣事，被说书者娓娓道来，能自然浸润其中、回味无穷。陕北说书在“说”上有鲜明特色，那就是对假、恶、丑的无情嘲笑和鞭挞，对真、善、美大加赞美与颂扬；陕北说书很少有悲剧的结局，也没有颓废或泄气的东西，这在其他艺术中是很少见的。说书艺人在娱乐民众的同时，也给这片土地上生活艰辛的民众以信心和勇气与希望。这种独特的“说”的艺术也反映了陕北人想象力丰富、艺术表现力强和鲜明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个性特点。

与其他说书形式相似，陕北说书也有开场白，往往是这样的：

弹起三弦定准音，
我把众乡亲一声请。
我请大家坐坐稳，
听我给乡亲说分明。
……

陕北说书按内容、篇幅长短，可分为书帽、小段、中篇和长篇。

书帽：顾名思义，即开正本前加唱的部分。书帽可独立成篇，一般为吉庆套语、古代英雄事迹的串联或带有劝世意义的唱词，如《二十点将》《珍珠倒卷帘》《八百里秦川古长安》《十不亲》等。下面一段书帽采用比兴手法劝世人读书，和陕北民歌歌词手法有异曲

同工之妙：

春天桃花隔岸红，
夏日荷叶满池中。
秋菊丹桂香千里，
冬雪寒梅伴老松。
家有黄金用斗量，
不如养儿送学房。
黄金有价书无价，
书比黄金万两强。

小段：包括仪式小段和独立成篇的短篇故事。知名的有《包公夸桑》《鸿雁捎书》《懒大嫂》《九子图》《娃娃好汉》等，往往唱词整齐、内容生动、语言幽默风趣，堪称陕北说书的精华。其中传唱度极广的《刮大风》，语言夸张、感染力强。

中长篇：是陕北说书的主体。“短为段，长为本”，很多民间故事往往编成中篇和长篇，需数场连说，有的甚至说数十场才能完成，长度可媲美单田芳等人的长篇评书，题材包括历史演义、侠义、神怪、民间故事等。流传较广的如《五女兴唐传》《金镯玉环记》《劈山救母》《包公案》等。这些说书用词贴切、生动传神、雅俗共赏，被誉为中国民间说唱文学的“活化石”。千百年来，说书艺术慰藉了一代代陕北人的心灵，也渐渐造就了陕北人率真、乐观和敢作敢为的性格和秉性。

陕北说书是兼蓝各派唱的艺术。

虽然“内容为王”，陕北说书的“骨头”是内容，但“形式制胜”，没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陕北说书也会枯燥无味。所以陕北说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将“唱”表现得丰富多彩、淋漓尽致。《黑神话：悟空》中的说书被国内外游戏玩家称为“独具特色的陕北Rap”就是明证。

陕北说书曲调激昂粗犷，富于变化，常用的有“单音调”“双音调”“西凉调”“山东腔”“平调”“哭调”“对对调”“武调”等。说书艺人善于运用各种不同的曲调来描摹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绪。

陕北说书的演唱形式是由艺人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分为“三弦书”与“琵琶书”两种。一人可同时操5种乐器伴奏；大三弦或琵琶、梆子、甩板、名叫“麻喳喳”的击节木片、小锣或钹。

陕北说书在唱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不拘一格。陕北说书的曲调很多，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艺人任意发挥。好的民间艺人在演唱时大量引用陕北民歌、陕北道情、陕北秧歌、陕北碗碗腔，甚至秦腔、眉户、信天游、晋剧、京剧的曲调，可以说是熔各种唱腔于一炉。特别是近年来甚至与苏州评弹结合，效果极佳。

它在唱法上的另一大特点是激昂粗犷。陕北说书唱起来通俗流畅，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曲调丰富、高亢激昂、气势雄浑，感染力极强。

横山说书在陕北说书中独树一帜。

说起陕北说书的代表，离不开有“说书窝子”之称的横山。横山是榆林市的一个区，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明长城脚下、无定河中游。境内自古自然环境封闭，使传统民间文化得以较好存留，并以横山老腰鼓、横山说书为代表，2011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特别是横山说书在陕北说书中独树一帜，说书人才层出不穷。

横山说书的早期代表人物当数韩起祥，他生于1915年，逝世于1989年，3岁时因天花导致双目失明，13岁学艺，30岁就能说唱几十部书，是陕甘宁边区著名的盲演员。他自编自演了500多个新段子，热情讴歌新人新事新风尚，被誉为“三强战士”。他还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曲调融入说书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代表作有《刘巧团圆》《翻身记》《宜川大胜利》《我给毛主席去信》等。1946年8月，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说书，听完书后，毛主席称赞“韩起祥的书说得很好，很会用群众语言，今后要工农兵多说新书”。

另一位横山说书艺人张俊侠（1932年—2008年）是一位改革者，一生致力于民间说书，是陕北说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把坐场改为走场，把一人改为多人，自成一派，使这项民间艺术得以大力发展。主要作品有《说唐全传》《金镯玉环记》《对鞋记》《观灯记》《杨家将》等。

当代最有名的横山说书艺人则是为《黑神话：悟空》说书的熊竹英。他自幼喜爱说书，刻苦用功，在实践中不断尝试添加新元素和新的表演方式，曾于2016年在央视综艺频道与喜剧演员宋小宝合作表演《小宝说书》，深受观众欢迎；与苏州评弹合作，为动画小片配说书唱段，好评如潮。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2020年获得了曲艺界的最高奖——牡丹奖。今年8月，更在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火速出圈。

陕北说书根植于黄土地，新一代说书人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带动下，传承着非遗，也改变了非遗。近些年，陕北说书借助网络平台，焕发新的生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古老而又不断创新的说唱艺术形式，必将与时代同行，为世人不断奉献出饱含黄土深情的说书精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唐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文化内涵照亮了整部中国文学史。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唐诗作为唐朝的“一代文学”，认为唐诗可以代表唐朝的文化特色。《唐诗中的节令民俗》一书，正是王士祥先生对唐朝与唐诗文化挖掘与研究的成果，通过对特定节令下的唐诗作品进行细致解读，展现了唐代社会的风俗习惯、节庆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情感。本书不仅是对唐诗艺术的赏析，更是一次对古代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入探讨。

□ 周丹

《唐诗中的节令民俗》一书，精心选取了众多唐诗佳作，以元日、清明、端午、中秋、七夕等传统节日为线索，从节日庆典、农事活动、自然景物等多个角度切入，如杜甫的《立春》、张祜的《正月十五夜灯》、林杰的《乞巧》等，通过对这些诗篇的细致分析和对创作背景的解读，揭示了唐诗中所蕴含的丰富民俗文化和深邃哲理。作者引经据典，从诗中的某一点说开去，不仅对每首诗的背景、创作意图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还通过诗与诗的对比如分析，揭示了不同诗人笔下的节令景象所反映出的时代特色和个人情感色彩。书中既有宏观的文化脉络梳理，也有微观的情感细腻捕捉，展现了唐代社会的多彩面貌。

以代表团圆的传统节日中秋为例，作者从“赏月”引入，带领读者欣赏了唐人笔下的中秋月，其中尤以刘禹锡和白居易对中秋月为痴迷。如刘禹锡《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作于其被贬朗州期间，然而面对陶渊明笔下的仙境桃源，“赏月”竟变成了“玩月”，在尘世间看到明月，不由得让人心生喜悦之情。刘禹锡后又写了《八月十五日夜半云开然后玩月因书一时之景寄呈乐天》，白居易回信一首《梦得后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两人相互唱和，分享对明月的喜爱和赏玩当地景色的悠然自得。

中秋当晚，月色正明。这与古人多爱赏月、玩月的风俗习惯相关。每逢中秋，古人往往在庭院里摆出月饼点心，一边欣赏皎洁的月色，一边吟诗作赋、宴饮畅谈，丝竹之音不绝于耳。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箫之声，宛若云外。”刘禹锡在夜半云开“开城邀好客，置酒赏清秋”，白居易在《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中说“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赏意如何”，皆是呼朋引伴，好不热闹。

清明节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在唐诗中同样有着丰富的表现。王士祥先生先是通过寒食节与清明节的前后延续，在唐诗中辩证分析了两者的关系。作者以诗为证“寒食、清明慢慢合并成了一个节日”。如白居易《清明日送韦侍御贬虔州》，题目写清明，诗中却“留伤和冷粥”，“这又是寒食的开火”。寒食节禁火，两个节日合并以后，清明节就有了开火的习俗。作者专开一节讲取火。因为这火不是随便生的，要“钻燧取火”。古时皇帝要将新火赏赐大臣，以示恩宠。赐火是皇帝的权利。所以，一些人便在诗中进行歌颂，或是感恩皇恩浩荡，或是委婉地向皇帝表达希望得到恩宠。

书中对于一些常见但往往被忽视的节令习俗给予了特别关注，如寒食节的禁火传统、重阳节的登高望远以及赏菊等，这些细节的挖掘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唐代节庆文化的认识，也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敏锐的观察力。

王士祥先生的笔触既严谨又不失生动，他以平实而富有文采的语言，将深奥的学术探讨转化为易于读者理解的内容，使得这本书即便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次愉悦的阅读之旅。书中穿插的历史故事、诗人轶事，更是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让读者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长知识，感受唐诗的魅力。

总的来说，《唐诗中的节令民俗》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作品，其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不仅为唐诗爱好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通过这本书，我们仿佛跟随诗人的脚步，穿梭于唐代的四季变换之中，品味那个时代特殊的节令风情，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番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

梦圆桓公陵园

□ 张书省

如痴如醉、如梦如幻，这就是当年那个土墓堆么？

面向大街的一行石牌坊，四根主柱撑起三门洞三层石匾的高大门楼，雕梁画栋，晴空高耸，须仰视才能目睹桓公陵园几个大字

的石匾额，气势太大了！四立柱前是四个活灵活现的大石狮，威武凛凛，两边则还有两行护墙绵延，石刻浮雕，蔚为大观。街沿本来古老高大的老槐树，倒被这大牌坊挤成小几科了。

从牌坊下迈入不几步，就是横十几米的高大的照壁，前后石刻着桓公的史迹和陵园修建过程。宽阔的大广场上，有三根直插云霄的大旗杆，郑字大旗就在旗杆顶上飘扬。远远就看见宏伟的桓公大墓了，墓前是高大的石碑，碑前有偌大的祭桌。我这几年年年参加春秋大典。那些丰盛的大菜大碗、活鸡活羊就从供桌上延伸到两边很远。而供桌前台阶下，就是敬香焚纸的祭祀大炉，每每香火燃起，烟雾冲天而起，烟火味氤氲久久。

高大的墓堆上绿草层叠郁郁葱葱，一圈用石砖围起一人多高，当年的小土堆，终于恢复了桓公墓冢的气势恢宏。

大墓之后，又是高十多米左右沿墓冢而绕的照壁围墙，大书“华夏郑氏之根”几个大字。墙壁之后，则是宏伟的大殿了。

大殿之雄浑阔绰，四角彩檐高翘，周边金碧辉煌，跟宏伟的牌坊大门一样给人印象深刻，只是更加气象卓绝，让人过目难忘，甚至刻入眼帘。十几级的石阶上，是红木高耸的殿门，门楣之上是好几幅匾额簇拥着郑桓公大殿的金字匾额，仰视大有耸天之势。

殿内巨大的供桌和香火大坛之上，就是

比真人还要更大的桓公全身塑像，金光四射，威风而慈祥。

郑桓公九天有知，俯视这辉煌的陵园和

大殿，目睹自己全身端坐，那是何等欣慰啊！百十年来曾目睹桓公墓只是一丘小墓堆的过来人：华州人，特别是郑氏后人，更是何等的欣慰、何等自豪啊！

我近年来几乎年年参加陵园的秋季大典，上千人的宏大场面，身着一身黄色祭服的行列，整齐的祭者，队首举着的木牌上写着北方南方各地的祭祀团队，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亚洲欧洲美洲的祭者，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郑姓华人后裔。在主持人的号令声中，行列依次跪纸焚香，三跪六拜九叩首，未了还绕墓一周表达虔诚的恭敬情意，真是不远万里，不忘祖宗，一片真情，一片赤诚啊，让我这个异姓人深深被感动！

祭祀的第一次高潮是开场鼓乐和鞭炮齐鸣，穿着蓝黑色祭服的陵园祭灵人，在几面郑氏大旗的引导下，整齐入场，顿时地声鼓乐喧天，烟雾笼罩在广场上空，那震撼的声音几乎让整个地面震动，更激荡得人心胆颤栗……

最后的高潮则是收尾的大合影，以高高的三根郑字大旗为背景中心，半圆形祭起高达十多层的铁架子，半个广场站满了来祭祀的祭灵人。数十甚至上百的摄影人高举相机，几台移动的摄像机绕场半周，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

好热烈好红火好气魄的郑桓公大典啊！中华姓氏家族教子，张王李赵、赵钱孙李，大姓家族何止数十，怎么就唯独郑氏家族如此传承有为、独树一帜呢？

这里我不能不点赞造就这辉煌的华州乡

朋友，你来过陕西八百里秦川的华州么？

你看到了华州西关街上的郑桓公陵园么？

你知道每年的陵园祭祀大典有多气派么？

如果你真是没有来过，那我就请你找个机会来上一趟，我可以保证，你绝对不虚此行！

史书记载，郑桓公姓姬名友，西周时周宣王之弟，宣王二十二年封其于郑，时在今华州靠东的柳枝一带。桓公由于治国有方，在百姓中极具声望。古郑国不仅农耕、纺织、医术，而且铸造、军事、商业、合、国泰民安。然宣王后期的日渐衰落，特别是之后周幽王的昏庸腐败，使周王室天下摇摇欲坠，洞察时势的郑桓公真是心焦如焚，而他更看到西北部游牧部落的虎视眈眈，遂举家迁至今日华州以南新郑一带立国，大大保护了西周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传承。后桓公被幽王诏命护周，于乱军中罹难。桓公尸身被部下兵士死命护送至古郑华州，遂安葬于此。

我们民族的千载文明，是很讲尊祖敬宗祭祀先祖的，这几乎是传承之首。据史书载，当年桓公之墓建筑辉煌香火不断，虽历经战乱而屡坏屡建。及至到了近现代，国之中心东移，地方财力不济，桓公墓终于衰落成了一个小小的土墓堆。

那真是一个土墓堆，和乡间老坟古墓几无差异。我十五岁在县城参加工作，每每从县政府回村子要途经西关街，当第一次听说这就是郑桓公陵墓时，我瞪大了眼睛。真的么？

读书翻书查经典，咨询长者问老人：真的！

之后去了省城西安上学工作，一晃就是半个世纪，当几年前乡党邀请我回家乡参加桓公陵园大典时，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拉直了，